

聽訟彙案

校正

二

9

74

4847

2



保 4
4748
2

內田

聽訟彙案卷之二目錄

兄弟爭田

捐田供佛

鴨羣應呼

察鬚辨誣

酣宴失金

蒲團銀星

地名爭田

托劫吐實

匿名嫁禍

聽訟彙案

卷二

目錄

盜印請錢

姦賊詩讞

被盜誣壻

蠱毒殺人

拐兒裝罈

一錢誅吏

傲吏昇櫬

姦吏亂法

權家犯法

假屍圖詐

智井疑獄

矜疑雪冤

戲謔冤獄

釋放得實

童孺爭鬪

鑽隙疑案

政術伐謀

賣帛安市

舟人聽役

僧地沒官

鬪毆加責

兵卒殺婦

舟人殺商

盜匪劫掠

散禁盜匪

童孫爭嗣

醫姑醫實

趙莊遺囑

孫孫遺囑

晉井銀燭

聽訟彙案卷之二

伊勢津阪孝綽君裕纂男達有功校
兄弟爭田

北齊蘇瓊除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

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對眾人

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地失

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弟

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

明時歸安施相之翊之兄弟俱為知州致仕家居

田產參差有唇齒之隙親友日為處分不能解同

北史八十一



邑溪亭嚴公鳳素以孝友著聞事兄如父周恤保
 愛無所不至是時偶遇羽之於舟中語及兄事公
 輦感謂曰吾兄懦吾正苦之使得如今兄之力量
 可以盡奪吾田吾復何憂因揮淚不已羽之迺惻
 然感悟遂拉溪亭同至兄宅且拜且泣深自悔責
 而相之亦涕泣慰解迺各欲以田相讓遂友愛終
 身嗟呼誠之所以感人深矣哉法昭禪師偈云同
 氣連枝各自榮此些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
 老能得幾時為弟兄此亦可以喻閱牆者其讀之
 而不感動非人也袁采世範曰骨肉之失歡者有

一 運愁集十

原本無者
字

本於至微而終至不可解者止由失歡之後各自
 負氣不肯先下爾朝夕羣居不能無相失相失之
 後有一人能先下氣與之話言則彼此酬復遂如
 平時矣宜深思之余嘗用斯語以諭人家失和者
 輒感悟奏効數矣故併附錄廣其傳云

捐田供佛

呂陶為銅梁令邑民龐氏者姊妹三人共隱幼弟田
 弟壯訟之官不得直貧甚至為人傭奴陶至一訊而
 三人皆服罪吐由弟泣拜願以田之半作佛事為報
 陶曉之曰三姉皆汝同氣方汝幼時非若為汝主不

晉書九

幾為他人魚肉乎與其捐半供佛孰若分遺三姉弟泣拜聽命

鴨羣應呼

有失鴨數十者控於休寧廖令騰燧廖曰近有來求鬻而未遂者乎曰有金姓人曾來踪跡之鴨具在金強辨不服廖悉取兩家鴨雜於堂命各呼之金呼之不應失鴨者以竹竿呼果成羣而走且曰吾鴨有火烙印左掌驗之果然其中一鴨不應呼且無掌印金執以狡辯廖曰爾積竊也懼人覺故買一他鴨雜其中耳金赧服責而還之

寄所寄一引海陽紀畧

察鬚辨誣

旗人王某逃至山東匿妻子於前妻父張某家他往無踪捕者獲其妻適里有投井者面目不可辨其妻誣張謀死其夫王讞成抵罪上之秋曹杜相國立德時為大司寇清理刑獄檢王案反覆披閱見單填有鬚長三寸語王逃牌察無鬚公曰計王自張出逃與捕獲其妻纔數日耳鬚安能暴長宜矜疑衆不可無何其主旋獲王到部同事愕然

寄所寄一引碧園雜草

官司閱文書須反復熟讀潛意以考之片言半句不可忽也若瞥然流覽而不之深考則失事誤人

蒙冤者多矣誠可慎也

酣宴失金

周書廿二

柳慶為雍州別駕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京師交易寄人停止每欲出行常自執管鑰無何緘閉不異而失之謂是主人所竊郡縣訊問主人遂自誣服慶聞而歎之乃召問賈人曰卿鑰恆置何處對曰恆自帶之慶曰頗與人同宿拜與人同飲乎曰日者曾與一沙門再度酣宴醉而晝寢慶曰主人特以痛自誣非盜也彼沙門乃真盜耳即遣吏逮捕沙門乃懷金逃匿後捕得之盡獲所失之金

蒲團銀星

瑯琊代醉
廿六

江淮省游平章顯公檄至明州開分省為政清明有城中銀店失一蒲團後于隣家認得隣不服爭詈不寘平章行馬至問其故二人以告平章曰一蒲團直幾何失兩家之好杖蒲團七十棄之可也乃杖之銀星滿地遂罪其隣

宋傅琰鞭絲見鐵屑後魏李惠杖羊皮見鹽屑與此絕相類竝見棠陰比事

地名爭田

余肅敏為戶部郎嘗有兩勢家爭田未決部檄公理

明世說

德公景素

卷二

四

之甲以其地名與己姓同以為其家故產公曰然則
張家灣張產耶

俗吏聽山川原野之爭多因地名為斷如關川屬
關驛果然乎否未可知也

托劫吐實

溧陽裴令表善斷獄無錫有叔與姪贖屋者姪年長
叔庶出齒甚少姪欺之賺叔白金三百屋不肯還訟
之無錫令不能直反與叔以杖叔負屈控於裴裴置
之獄中月餘忽以劫江窩家牒無錫拘其姪姪辨非
窩裴曰盜某時劫銀三百兩藏汝家非窩乎姪曰此

寄所寄一
引懷秋集

乃叔贖屋者是叔窩也裴既令供明遂杖姪四十罰
百金與叔百金賑溧陽饑餘百金牒無錫令而斷還
叔屋

唐咸通中江陰令趙和斷以莊券質隣之獄事全
相類見棠陰比事

匿名嫁禍

正德中殷雲霽知清江縣民朱鎧死於文廟西廡中
莫知殺之者忽得匿名書曰殺鎧者某也某素讎鎧
眾謂不誣雲霽曰此嫁禍以緩治也密問左右與鎧
狎者誰對曰胥姚明雲霽乃集羣胥於堂曰吾欲寫

寄所寄一
引稗史

書各呈名字視明字類匿名書詰之曰爾素狎鎧奈何殺之明大驚曰鎧將販於蘇獨吾候之利其貲故殺之耳

盜印請錢

王文恪留守西京日長水縣申請買木錢數百千王視其狀亟呼吏作教下縣令追買木一行人械送府既至皆以屬吏吏問其故王曰凡公文皆先書押而後印故印在書上今此狀乃先印後書必有奸也鞫之果重疊冒請盜印為之者洛人服其精明

姦賊詩讞

瑯琊代醉
廿六

今狀二字
無

聊齋志異
十六

青州居民范小山販筆為業行賈未歸四月間妻賀獨宿為盜所殺是夜微雨泥中遺詩扇一握乃王晟之贈吳蜚卿者晟不知何人吳益都之素封與范同里平日頗有佻達之行故里黨共信之郡縣拘質堅不伏而慘被械梏遂以成案駁解往復歷十餘官更無異議吳亦自分必死囑其妻罄竭所有以濟筑獨有向其門誦佛千者給以絮袴至萬者絮襖於是乞丐如市佛號聲聞十餘里因而家驟貧惟日貨田產以給貲斧陰賂監者使市鳩夜夢神人告之曰子勿死曩日外邊凶目下內邊吉矣再睡又言以是不果

死無何周元亮先生分守是道慮囚至吳若有所思
因問吳某殺人有何確據范以扇對先生熟視扇便
問王晟何人竝云不知又將爰書細閱一過立命脫
其械自監移之倉范力爭怒曰而欲妄殺一人便了
卻耶抑將得讎人而甘心耶衆疑先生私吳卽莫敢
言先生標硃簽立拘南郭某肆主人主人懼固知所
以至則問曰肆壁有東莞李秀詩何時題耶答自舊
歲提學按臨有二三秀才飲醉畱題不知所居何里
遂遣役至日照坐拘李秀數日秀至怒之曰旣作秀
才奈何謀殺人秀頓首錯愕但言無之先生擲扇下

令其自視曰明係而作何詭托王晟秀審視云詩真
某作字實非某書曰旣知汝詩當卽汝友誰書者秀
曰跡似沂州王佐乃遣役關拘王佐佐至訶之一如
見秀狀佐言此益都鐵商張成索某書者云晟其表
兄也先生曰盜在此矣執成至一訊遂伏先是成窺
賀氏美欲挑之恐不諧念托於吳必人所共信故僞
爲吳扇執而往諧則自認不諧則嫁名於吳而實不
期至於殺也踰垣入逼婦婦以獨居常以刀自衛旣
覺捉成衣操刀而起成懼奪其刀婦力挽令不得脫
且號成益窘遂殺之委扇而去三年寃獄一朝而雪

無不誦神明者。吳始悟裏邊吉乃周字也。然終莫解其故。後邑紳乘間請之。公笑曰：此甚易知。細閱爰書。賀被殺在四月上旬。是夜陰雨。天氣猶寒。扇乃不急之物。豈有忙迫之時。反攜此以增累者。其嫁害可知。向避雨南郭。見題壁詩。與篋頭之作。口角相類。故妄度。李生果因是而得真盜。幸中耳。聞者歎服。

被盜誣壻

萬曆間。海鹽令王臨亨治獄多精察。沈氏兄弟皆無子。兄富先亡。弟貧有女嫁褚升。兄之妻常虞升。瞰其貲。俄被盜賄隣人。誣升言從屋上來去。所遺鞋是也。

寄所寄一
引海鹽圖

公曰：婿而盜。何必登屋。茲方六月。何必衣鞋。升得白。

蠱毒殺人

福建諸州大抵皆有蠱毒。而福之古田長溪為最。其種有金蠶蠱。蜈蚣蠱。蝦蟇蠱等。皆能變化。隱見不常。淳熙二年。古田人林紹先母黃氏遭毒。垂盡。遂云某月日為黃谷妻賴氏於某物內用其所事之神。見在谷房裏厨中。紹先即告集都保入谷家。開厨得銀珂領子五色線。環玦等物。又針兩包。各五十枚。而十一枚無眼。率非尋常。人家所用物。既告官。捕谷鞫訊。則佯死。釋之。則蘇。類有鬼相助。會稽余靖為主簿。府帖

惠公

卷二

八

委治此獄其奸態如在縣時靖無以為計懼其幸免
不勝憤訶繫于庭下礪刃斷其首貯以竹籃持詣府
自効府帥陳魏公具以狀奏詔提點刑獄謝師稷究
實謝與丞尉親到谷家一蜈蚣甚大出現謝曰此明
證也攝賴氏還司自臨拷之三日獄具亦論死針之
無眼者以眼承藥既用則去之蓋所殺十一人矣谷
之罪惡上通于天余靖為民去一凶士大夫作詩歌
稱之

拐兒裝罈

康熙中兗郡有數人共舁一人行市中圍以幔欲觀

三 秋燈叢話

者索錢乃啓視形圓如毬手足拳縮耳鼻皆陷入肉
內儼然卵也監司某聞而異之託言太夫人欲觀命
輿至內室其聲啾啾貌頗慘然詢之則左右顧若畏
人狀衆曉之曰此地人莫敢入爾有苦衷可剖陳昇
爾索錢者遠在署外無慮也乃泣訴云四歲時即被
拐裝圓罈內封固之上鑿一竅通飲食下鑿二竅通
洩便數年漲滿罈中奇苦萬狀又十數年乃破罈出
之招搖索錢居恆祇啖以棗栗恐形體長大也監司
執而鞫之盡真諸法

安永丁酉之春為趨技者適阿波德島寓于瀨戶

屋者攜二童子長者年十四名龜八少者九歲名寅一夜衆俱出飲寅已就眠龜八竊謂主人曰私知君之高義是以敢言我主者實活人爲生吾亦少小見獲不自知父母與鄉至及十歲穿骨斷筋千苦萬楚以爲此技欲死不能以至于今吾哀寅之亦受其慘也彼初佩錦囊中見大和二字意非賤者于今五年亦不知其所得吾觀於四方未見如君衆適歸來乃罷而寢竊出自經衆驚異之主

人告以其言乃皆大駭棄寅及具而亡於是邦君給二口糧養寅瀨戶屋者素喜任俠不苟然諾養

生送死皆盡其心至夏乃攜寅如大和訪問及九十日逢一村翁曰某邑人某嘗亡其兒卽往請見主人具故自寅亡已五年皆莫之辨祖母曰吾孫囊有黑痣視之果是父母感泣拜瀨戶屋爲再生之父使寅終身存問永無以忘其恩追龜八爲兄歲時祭奠以謝其德云右亡友田孚先當時記所聞余亦見阿波人說實如此夫都盧之技率使童子爲之多不能壽云其惴惴危懼心苦命促可憫之至也或誤墜殞命者固亦往往有之其死狀之慘尤不忍聞焉余惡其太險傷神自幼不欲觀之

也敢冀禁天下絕之彼其之子免此苦患不亦仁政乎至如誘拐龜八者殆西土所謂採生折割之類雖寘之磔刑可也

一錢誅吏

張乖崖為崇陽令一吏自庫中出視其髻旁巾下有
一錢詰之乃庫中錢也乖崖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
何足道乃杖我耶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乖崖援筆
判云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
劍下階斬其首申臺府自劾崇陽人至今傳之蓋自
五代以來軍卒凌將帥胥吏凌長官餘風至此時猶

鶴林玉露

未盡除乖崖此舉非為一錢而設其意深矣其事偉

矣名臣言行錄曰張乖崖因責罰一吏彼枝辭不伏公曰這的莫要劍喫吏曰決不得喫劍則得公命

為政尚寬唯治賊須嚴漢光武帝明慎政體於賊

罪無所貸蓋吏之易姦苟忽之犯者繼踵不可不

重懲也程明道為鄆縣主簿有監酒稅者以賄播

聞然怙力自恃監司州將皆憚之而未發先生至
將與之同事其人心不自安輒為言曰外人謂某
自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某勢窮必殺人言未訖
先生笑曰人之為言一至于此足下食君之祿詎

名臣言行錄外集二節略

德公集卷二

肯為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默不敢言卒私償其所盜此與乖崖之為寬猛相反蓋度德量力顧事勢何如耳故附以備參

傲吏昇櫬

李司徒勉為開封知縣尉捕賊時有不良試公之寬猛乃潛納人賄俾公知之公召告吏卒曰有納某賄者我皆知之任公等自陳首不可過三日過則昇櫬相見其納賄不良故逾限而欣然自賈其櫬至公令取石灰棘刺置於櫬中令不良入命取釘釘之送汴河訖乃請見廉使使嘆賞久之後公為大梁節度使

劉賓客嘉話錄

人問公曰今有害人如此公如何待之公曰即打腿

此與張乖崖一錢誅吏同一識斷懲姦革弊不得不爾蓋治民尚寬馭吏要嚴若從刁風所煽官長不能行法于胥吏徒隸可以迫脅其尊上則何以為政哉呂頤浩在中書怒一堂吏命去其中幘吏對祖宗以來宰相無去堂吏巾幘法呂曰去堂吏巾幘當自我始吏不能對此亦未可少也又包拯尹京人莫敢犯者一日閭巷火作救焚方急有無賴子相約乘變調公亟走聲諾於前曰取水於甜水巷耶於苦水巷耶公勿省亟命斬之由是人益

獨醒雜誌

畏服。凡如是惡俗，宜立誅以徇，所以使民歸厚也。

姦吏亂法

柳公綽為山南東道節度使，鄧縣有二吏一犯賊，一舞文。眾謂公綽必殺犯賊者，公綽判曰：「賊吏犯法，法在姦吏亂法，法亡竟誅舞文者。」

衙吏上下其手，而官司莫之察，即察亦不能嚴。誠民不堪冤苦焉。古云：治民易，御史難。故能知御吏之難，然後民可得而治也。今之牧民有司，率受成於吏胥以行事，殆如傀儡之於伎人。於是姦吏猾胥舞文亂法，流毒斯民，尤甚可勝嘆哉。

通鑑二百四十三

權家犯法

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曰：「凡立廷理者，將以司犯王令而察觸國法也。夫直士持法柔而不撓，剛而不折，今棄法而背令而釋犯法者，是為理不端，懷心不公也。豈吾營私之意也？何廷理之駁於法也？吾在上位以率士民，吾族犯法甚明而使廷理釋之，是不公之心明著於國也。執一國之柄而以私聞，何以率士民哉？廷理懼遂刑其族人，成王因黜廷理而益尊子文，國人聞之曰：『若令尹之公也，吾黨何憂也？』乃

相與作歌相慶云

凡使世之權門貴族皆能無狹私如子文之用心則何憂乎國之難治也

假屍圖詐

廣見聞錄

歲乙丑遊江右聞一假屍圖詐事甚奸南昌富人王生買何首烏鄉人大高其直致爭毆仆階死急救方甦生謝過飲以酒遺葛一匹鄉人還宿中途告店主人以故且曰一跌不起今作階頭鬼矣時店主人有姪死未斂因買其葛竝索其盛首烏筐鄉人去遂至王生家大慟曰昨賣首烏者我姪也為汝家毆傷歸

即氣絕今持葛為證告官抵命王生舉家怖甚賂以百金故勉從其請塵姪之屍王生有僕挾怨訴於縣繫獄未定案鄉人復至生家爭詫為鬼鄉人曰我幾死得生蒙賜一葛賣店主人今來致謝何乃言鬼耶生之子大駭畱鄉人執僕送官竝捕店主人寘之法追其贓

智井疑獄

淄人胡成與馮安同里世有卻胡父子強馮屈意交懽胡終猜之一日共飲薄醉頗傾肝膽胡大言勿憂貧百金之產無難致也馮以其家不豐故嗤之胡正

聊齋志異
十六

色曰實相告。昨途遇大商載厚裝來。我顛越於南山。智井中矣。馮又笑之。時胡有妹夫鄭倫。託為說合。田產寄數百金於胡家。遂盡出以炫馮。馮信之。既散陰以狀報邑。費公拘胡對勘。胡言其實。問鄭及產主。不訛乃共驗諸智井。一役繼下。則果有無首之尸在焉。胡大駭。莫可置辨。但稱冤苦。公怒擊喙數十。曰確有證據。尚叫屈耶。以死囚具禁制之。尸戒勿出。惟曉示諸村。使尸主投狀。逾日有婦人抱狀自言。為亡者妻。言夫何甲。揭數百金出作貿易。被胡殺死。公曰井有死人。恐未必即是汝夫婦。執言甚堅。公乃命出尸於井。

視之。果不妄。婦不敢近。卻立而號。公曰真犯已得。但骸軀未全。汝暫歸。待得死者首。即招報。令其抵償。遂自獄中喚胡出。訶曰。明日不將頭至。當械折股。役押終日。而返。詰之。但有號泣。乃以梏具置前。作刑勢。即又不刑。曰。想汝當夜扛尸。忙迫不知墮落何處。奈何。不細尋之。胡哀冤。祈容急覓。公乃問婦。子女幾何。答言無。甲有何戚屬。云但有堂叔一人。公慨然曰。少年喪夫。伶仃如此。其何以為生矣。婦乃哭。即求憐憫。公曰。殺人罪已定。但得全尸。此案即消。消案後。速醮可也。汝少婦。勿復出入公門。婦感泣叩頭而下。公即

票示里人代覓其首經宿卽有同村王五報稱已獲
問驗既明賞以千錢喚甲叔至曰大案已成然人命
重大非積歲不能得結姪既無出少婦亦難存活早
令適人此後亦無他務但有上臺檢駁止須汝應身
耳甲叔不肯飛兩籤下再辯又一籤下甲叔懼應之
而出婦聞詣謝公恩公極意慰諭之又諭有買婦者
當堂關白既下卽有投婚狀者蓋卽報人頭之王五
也公喚婦上曰殺人之真犯汝知之乎答以胡成公
曰非也汝與王五乃真犯耳二人大駭力辯冤誣公
曰乃久知其情所以遲遲而發者恐有萬一之屈耳

尸未出井何以確信爲汝夫蓋先知其死矣且賈死
猶衣敗絮數百金何所自來又謂王五曰頭之所在
汝何知之孰也所以如此其急者意在速合耳兩人
驚顏如土不能強置一詞竝械之果吐其實蓋王五
與婦私已久謀殺其夫而適值胡成之戲也乃釋胡
馮以誣告重笞徒三年事既結竝未妄刑一人費公
有仁愛名卽此一事亦以見仁人之心苦矣
向敏中辨旅僧智井冤獄張果卿察姦婦窺井哭
夫竝見棠陰比事覽者參觀可也

矜疑雪冤

成化中南郊事竣撤器亡一金瓶時有庖人侍其處遂執之官司備加考掠不勝痛楚輒誣服及索瓶無以應迫之謾云在壇前某地如其言掘地不獲仍繫獄無何竊瓶者持瓶上金繩繫于市有疑之者質于官竟得其竊瓶狀問曰瓶安在乎亦云在壇前某地如其言掘地竟獲蓋比庖人所指掘之地不數寸耳假令庖人往掘時而瓶獲或竊瓶者不繫金繩于市則庖人之死百口不能解然則嚴刑之下何求不得國家開矜疑一路所全活冤民多矣嗚呼斷獄豈必以速為貴哉

凡治盜賊證為主務要核實如金瓶之獄既誣服結案殆將殺無辜幸因別獲贓物得免冤枉矣是故贓物不獲者未可遽決其獄須矜疑緩死以俟平反也元木八刺字西瑛一日方與妻對飯妻以小金銳刺嚙肉將入口門外有客至西瑛出肅客妻不及啖且置器中起去治茶比回無覓金銳處時一小婢在側執作意其竊取拷問萬端終無認辭竟至殞命歲餘名匠者整屋掃瓦甓積垢忽一物落石上有聲取視之乃向所失金銳也與枯骨一塊同墜原其所以必是猫來偷肉故帶而去婢

偶不及見而含冤以死哀哉世之事有如此者甚多併附于此以爲後人鑒也

戲謔冤獄

朱生陽穀人少年佻達喜恢謔因喪偶往求媒媪遇其鄰人之妻睨之美戲謂媪曰適睹尊鄰風雅妙麗若我求凰渠可也媪亦戲曰請殺其男子我爲君圖之朱笑曰諾更月餘鄰人出責負被殺於野邑令拘鄰保血膚取實究無端緒惟媒媪述相謔之辭以此疑朱捕至百口不承令又疑鄰婦與私擄掠之五毒慘至婦不能堪誣伏又訊朱朱曰細嫩不任苦刑所

聊齋志異

言皆妄既使冤死而又加以不節之名縱鬼神無知予心何忍乎我實供之可矣欲殺夫而娶其婦皆我之爲婦實不之知也問何馮答言血衣可證及使人搜諸其家竟不可得又掠之死而復蘇者再朱乃云此母不忍出證據死我耳待自取之因押歸告母曰予我衣死也卽不與亦死也均之死故遲也不如其速也母泣入室移時取衣出付之令審其迹確擬斬再駁再審無異詞經年餘決有日矣令方慮囚忽一人直上公堂怒目視令而大罵曰如此憤憤何足臨民隸役數十輩將共執之其人振臂一揮頽然竝仆令

聖言堂
卷二
懼欲逃其人大言曰我關帝前周將軍也昏官若動
即便誅卻令戰懼悚聽其人曰殺人者乃宮標也於
朱某何與言已倒地氣若絕少頃而醒面無人色及
問其名則宮標也榜之盡服其罪蓋宮素不逞知其
討負而歸意腰橐必富及殺之竟無所得聞朱誣服
竊自幸是日身入公門殊不自知今問朱血衣所自
來朱亦不之知喚其母鞠之則割臂所染驗其左臂
刀痕猶未平也令亦愕然後以此被參揭免官罰贖
羈畱而死年餘鄰母欲嫁其婦婦感朱義遂嫁之夫
訟獄乃居官之首務培陰隲滅天理皆在於此不可

不慎也噪急汚暴固乖天和淹滯因循亦傷民命一
人興訟則數農失時一案既成則十家蕩產豈故之
細哉余嘗謂為官者不濫受詞訟即是盛德且非重
大之情不必羈候若無疑難之事何用徘徊卽或鄰
里愚民山村豪氣偶因鵝鴨之爭致起雀鼠之怨此
不過借官宰之一言以為憑定而已無用全人祇須
兩造笞杖立加葛藤悉斷所謂神明之宰非耶每見
今之聽訟者矣一票既出若或忘之攝牒者入手未
盈不令消見官之票承刑者潤筆不飽不肯懸聽審
之牌朦蔽因循動經歲月不及登長吏之庭而皮骨

已盡矣而儼然而民上也者偃息在牀漠若無事寧知水火獄中有無數冤魂伸頸延息以望拯救耶然在奸民之凶頑固無足惜而在良民之株累亦復何堪況且無辜之干連往往奸民少而良民多而良民之受害且更倍於奸民何以故奸民難虐而良民易欺也卓隸之所毆罵胥徒之所需索皆相良者而施之暴身入公門如陷湯火早結一日之案則早安一日之生有何大事而顧奄奄堂上若死人似恐豁壑之不遽飽而故假之以歲月也者雖非酷暴而其實厥罪維均矣嘗見一詞之中其急要不可少者不過

三數人其餘皆無辜之赤子妄被羅織者也或平昔以睚眦開嫌或當前以懷璧致罪故與訟者以其全力謀正案而以其餘毒復小讐帶一名於紙尾遂成附骨之疽受萬罪於公門竟屬切膚之痛人跪亦跪狀若鳥集人出亦出還同獐繫而究之官問不及吏詰不至其實一無所用祇足以破產傾家飽蠹役之貪囊鬻子典妻洩小人之私憤而已深願為官者每投到時畧一審詰當逐逐之不當逐逐之不過一濡毫一動腕之間耳便保全多少身家培養多少元氣從政者曾不一念及此又何必拚楊刀鋸能殺人哉

釋放得實

吳人高伯厚云元統間某吏杭東北錄事一日有部
民某甲與某乙鬪毆某甲之母勸解被某乙用木棒
就腦後一擊仆地而死適某承該檢驗腦骨脣齒皆
有重傷某乙招伏繫獄經二載遇赦以非謀殺合宥
既得釋放來致謝因言與某甲鬪毆時其母來勸力
牽其子之裾手脫仰跌自搯其腦昏絕在地鄰里有
剪刀挑母脣齒灌藥不甦乃死故腦脣有傷實未嘗
持棒擊之也某問何為招伏某乙言倉皇之際惟恐
箠楚但欲招承償命弗暇計也鄰里見我已招遂皆

五 輟耕錄十

不復言矣吁今之鞫獄者不欲研窮磨究務在廣陳
刑具以張施厥威或有以衷曲告訴者輒便呵喝震
怒畧不之恤從而吏隸輩奉承上意拷掠鍛鍊靡所
不至其不置人於冤枉者鮮矣使聞伯厚之言寧不
知懼乎

世間第一冤濫是刑獄事鍛鍊自誣死於箠楚者
多矣聞大中丞劉公居官明恕恒欲去獄具之最
酷者一日晝卧書齋案有雞子一拌見一鼠仰卧
以足抱卵一鼠曳其尾入瓦際逡巡之間雞子皆
盡劉起召門役責以盜卵不服命取諸刑具至皆不

唐書百三十四

文海披沙六節略

服最後命取錫蛇即自誣伏錫蛇者錫作蛇狀而虛其中纏腰腹間以沸湯沃之最酷者也劉即日下令除此刑見文海披沙唐武后任用酷吏周興來俊臣大厲刑辟箝制士大夫二人鞠囚極慘虐唐史所記令人酸鼻天授中或告興謀反詔俊臣鞠狀初興未知被告方對俊臣食俊臣曰囚多不服奈何興曰易耳納之大甕熾炭周之何事不承俊臣曰善命取甕且熾火徐謂興曰有詔案君請嘗之興駭汗叩頭服罪見唐書真為法之弊一至於於是也後俊臣亦誅死天下快之宋潼州王藻為

獄吏每夜持金歸妻疑其鬻獄所得因遣婢餽犯蹄十齧及歸詔曰送十三齧藻曰只十齧耳妻曰必此婢竊食或與人有私藻乃置獄具訊婢婢不勝痛誣服妻乃從容謂之曰君日持錢歸吾疑鍛鍊成獄故以婢事試爾實未嘗盜肉也夫刑罰之下何事不承願自今以往毋以不義之物重貽冥譴藻大愧服古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獄吏之尊如此不可不仁恕也

童孺爭鬪

慶曆間寧州童子年九歲毆殺人當棄市帝以童孺

文獻通考七十

爭鬪無殺心止命罰金入死者家開封民聚童子教
之有因榎楚死者為其父母所訟府上具獄當民死
宰相以為可矜帝曰情雖可矜法亦難屈命杖脊捨
之

鑽隙疑案

東昌卞氏業牛醫者有小女字麟脂才姿慧麗父寶
愛之欲占鳳於清門而世族鄙其寒賤不屑締盟以
故及笄未字對戶龔姓之妻王氏佻脫善謔女閨中
談友也一日送至門見一少年過白服裙帽丰采甚
都女意似動秋波縈轉之少年俯其首趨而去去既

聊齋志異
十四

遠女猶凝眺王窺其意戲之曰以娘子才貌得配若
人庶可無憾女暈紅上頰脈脈不作一語王問識此
郎不答云不識王曰此南巷鄂秀才秋隼故孝廉之
子妾向與同里故識之世間男子無其溫婉今衣素
以妻服未闕也娘子如有意當寄語委冰焉女無言
王笑而去數日無耗心疑王氏未暇即往又疑官裔
不肯俯拾邑邑徘徊縈念頗苦漸廢飲食寢疾悒頓
王氏適來省視研詰病因答言自亦不知但爾日別
後即覺忽忽不快延命假息朝暮人也王小語曰我
家男子負販未歸尚無人致聲鄂郎芳體違和非為

此否。女顏頗良久。王戲之曰。果爲此者。病已至是。尚何顧忌。先今夜來一聚。彼豈不肯。女歎息曰。事至此。已不能收。但渠不嫌寒賤。卽遣媒來。疾當痊。若私約。則斷斷不可。王頷之。遂去。王幼時與鄰生宿介通。旣嫁。宿偵夫他出。輒尋舊好。是夜宿適來。因述女言爲笑。戲囑致意。鄂生宿久知女美。聞之竊喜。幸其機之可乘也。將與婦謀。又恐其妒。乃假無心之詞。問女家。閨闈甚悉。次夜踰垣入。直達女所。以指叩窓。內問誰。何答。以鄂生。女曰。妾所以念君者。爲百年不爲一夕。郎果愛妾。但宜速倩冰人。若言私合。不敢從命。宿姑

諾之。苦求一握纖腕。爲信。女不忍。過拒。力疾啓扉。宿遽入。卽抱求歡。女無力撐拒。仆地上。氣息不續。宿急曳之。女曰。何來惡少。必非鄂郎。果是鄂郎。其人溫馴。知妾病由。當相憐恤。何遂狂暴如此。若復爾爾。便當嗚呼。品行虧損。兩無所益。宿恐假迹敗露。不敢復強。但請後會。女以親迎爲期。宿以爲遠。又請之。女厭糾纏。約待病愈。宿求信物。女不許。宿捉足解繡履而去。女呼之。返曰。身已許君。復何吝惜。但恐畫虎成犬。致貽汚謗。今褻物已入君手。料不可反。君若負心。但有一死。宿旣出。又投宿王所。旣卧。心不忘履。陰揣衣袂。

竟已烏有。急起篝燈，振衣冥索，詰之不應。疑婦藏匿，婦笑以詰之。宿不能隱實，以情告。言已徧燭門外，竟不可得。懊恨歸寢，竊幸深夜無人，遺落當在途也。早起尋之，亦復杳然。先是巷中有毛大者，游手無籍，嘗挑王氏，不得知宿，與洽思掩執以脅之。是夜過其門，推之未扃，潛入方至窓外，蹈一物，爽如絮帛，拾視則巾裏女烏，伏聽之間。宿自述甚悉，喜極抽身而出。踰數夕，越牆入女家，門戶不悉，誤詣翁舍。翁窺窓見男子，察其音跡，知為女來者，心忿怒，操刀直出，毛大駭反走。方欲攀垣而下，追已近急，無所逃，反身奪刀，媪

起大呼，毛不得脫，因而殺之。女稍痊，聞喧始起，共燭之。翁腦裂，不復能言。俄頃已絕於牆下，得繡履媪視之，臙脂物也。逼問女，女哭而實告之。但不忍貽累王氏，言鄂生自至而已。天明送於邑，邑宰拘鄂，鄂為人謹訥，年十九歲，見客羞澀如童子，被執駭絕。上堂不知置詞，惟有戰慄。宰益信其情真，橫加桎械。書生不堪痛楚，以是誣服。既解郡，敲撲如邑，生冤氣填塞，每欲與女面相質，及相遭，女輒詬詈，遂結舌不能自伸。由是論死，往來覆訊，經數官，無異詞。後委濟南府復案時，吳公南岱守濟南，一見鄂生，疑不類殺人者。陰

使人從容私問之。俾得盡其詞。公以是知鄂生冤。等思數日。始鞫之。先問臙脂。訂約後有知者否。答無之。遇鄂生時。別有人否。亦答無之。乃喚生上。溫語慰之。生自言。曾過其門。但見舊鄰婦王氏。與一少女出。某即趨避。過此。竝無一言。吳公叱女曰。適言別無他人。何以有鄰婦也。欲刑之。女懼曰。雖有王氏。與彼實無關涉。公罷質命。拘王氏數日。已至。又禁不與女通。立刻出。審便問王。殺人者誰。王對不知。公詐之曰。臙脂供言。殺卞某。汝悉知之。胡得隱匿。婦呼曰。冤哉。淫婢自思。男子。我雖有媒合之言。特戲之耳。彼自引奸夫入院。

我何知焉。公細詰之。始述其前後相戲之詞。公呼女。上怒曰。汝言彼不知情。今何以自供撮合哉。女流涕。曰。自己不肖。致父慘死。訟結不知何年。又累他人。誠不忍耳。公問王氏。既戲後。曾語何人。王供無之。公怒曰。夫妻在牀。應無不言者。何得云無。王供丈夫久客未歸。公曰。雖然。凡戲人者。皆笑人之愚。以炫己之慧。更不向一人言。將誰欺。命梏十指。婦不得已。實供。曾與宿言。公於是釋鄂。拘宿。宿至。自供不知。公曰。宿妓者。必無良士。嚴械之。宿自供。賺女是真。自失履後。未敢復往。殺人實不知情。公怒曰。踰牆者何所不至。又

械之宿不任凌籍遂以自承招成報上無不稱吳公之神鐵案如山宿遂延頸以待秋決矣然宿雖放縱無行故東國名士聞學使施公賢能稱最又有憐才恤士之德因以一詞控其冤枉語言愴惻公討其招供反覆凝思之拍案曰此生冤也遂請於院司移案再鞫問宿生鞋遺何所供言忘之但叩婦門時猶在袖中轉詰王氏宿介之外姦夫有幾供言無之公曰淫亂之人豈得專私一人供言身與宿介稚齒交合故未能謝絕後非無見挑者身實未敢相從因使指其人以實之供云同里毛大屢挑而屢拒之矣公曰

何忽負白如此命撈之婦頓首出血力辯無有乃釋之又詰汝夫遠出寧無托故而來者曰有之某甲某乙皆以借貸餽贈一二次入小人家蓋甲乙皆巷中游蕩子有心於婦而未發者也公悉籍其名竝拘之既集公赴城隍廟使盡伏案前便謂曩夢神人相告殺人者不出汝等四五人中今對神明不得有妄言如肯自首尚可原宥虛者廉得無赦同聲言無殺人之事公以三木置地將竝加之括髮裸身齊鳴冤苦公命釋之謂曰既不自招當鬼神指之使人以毡褥悉障殿窓今無少隙袒諸囚背驅入暗中始授盆水

一一命自盥訖繫諸壁下戒令面壁勿動殺人者當
有神書其背少間喚出驗視指毛曰此真殺人賊也
蓋公先使人以灰塗壁又以煙煤濯其手殺人者恐
神來書故匿背於壁而有灰色臨出以手護背而有
煙色也公固疑是毛至此益信施以毒刑盡吐其實
判曰宿介蹈盆成括殺身之道成登徒子好色之名
祇緣兩小無猜遂野鷺如家雞之戀為因一言有漏
致得隴興望蜀之心將仲子而踰牆便如鳥墮冒劉
郎而入洞竟賺門開感悅驚麗鼠有皮胡若此攀花
折樹士無行其謂何幸而聽病燕之嬌啼猶為玉惜

憐弱柳之憔悴未似鶯狂而釋么鳳於羅中尚有文
人之意乃劫香盟於襪底寧非無賴之尤蝴蝶過牆
隔窓有耳燕花卸瓣墮地無踪假中之假以生冤外
之冤誰信天降禍起桔槔至於垂亡自作孽盈斷頭
幾於不續彼踰牆鑽隙固有玷夫儒冠而僵李代桃
誠難消其冤氣是宜稍寬笞扑折其已受之刑姑降
青衣開彼自新之路若毛大者刁猾無籍市井凶徒
被鄰女之投梭淫心不死伺狂童之入巷賊智忽生
開戶迎風喜得履張生之跡求漿值酒妄思偷韓掾
之香何意魄奪自天魂攝於鬼浪乘槎木直入廣寒

之宮。逕泛漁舟。錯認桃源之路。遂使情火息焰。慾海
生波。刀橫直前。投鼠無他顧之意。寇窮安往。急兔起
反噬之心。穴壁入人家。止期張有冠。而李借奪兵。遺
繡履。遂教魚脫網。而鴻離風流道。乃生此惡魔。溫柔
鄉。何有此鬼蜮哉。卽斷首領。以快人心。臙脂身。猶未
字。歲已及笄。以月殿之仙人。自應有郎似玉。原霓裳
之舊隊。何愁貯屋無金。而乃感關雎。而念好逑。竟繞
春婆之夢。怨標梅而思吉士。遂離倩女之魂。爲因一
綫。纏縈。致使羣魔交至。爭婦女之顏色。恐失臙脂。惹
鷲鳥之紛飛。竝名秋隼。蓮鈎摘去。難保一瓣之香。鐵

限敲來。幾破連城之玉。嵌紅豆於骰子。相思骨竟作
厲階。喪喬木於斧斤。可憎才直成禍水。歲鞋自守。幸
白壁之無瑕。縲絏苦爭。喜錦衾之可覆。嘉其入門之
拒。猶潔白之情人。遂其擲果之心。亦風流之雅事。仰
彼邑令。作爾冰人。案旣結。遐邇傳誦焉。自吳公鞠。後
女始知鄂生寬。下堂相遇。覩然含涕。似有痛惜之詞。
而未可言也。生感其眷戀之情。愛慕殊切。而又念其
出身微。旦日登公堂。爲千人所窺。指恐娶之。爲人姍
笑。日夜縈迴。無以自主。判牒旣下。意始安帖。邑令爲
之委禽。送鼓吹焉。嗚呼甚哉。聽訟之不可以不慎也。

罪言集卷二
縱能知李代爲寃誰復思桃僵亦屈然事雖暗昧必
有其間要非審思研察不能得也蓋人皆服哲人之
折獄明而不知良工之用心苦矣世之居民上者棋
局消日紬被放衙下情民艱更不肯一勞方寸至鼓
動衙開巍然高坐彼曉曉者直以桎梏靜之何怪覆
盆之下多沈寃哉

秋燈叢話載巴縣陶生者宦家子也年少美姿容
同人有小潘安之目值競渡節出遊有少女隨嫂
憇樹下陶遇女注目凝視嫂拍其肩戲曰此陶家
小潘安也以子才貌得配若人庶可無恨女赧顏

微笑曰恐命薄無福消受耳時人語喧嘩陶未之
聞也有汛卒某向垂涎女美無路可通適立樹後
竊聽其語假陶夜叩女門女問之曰感卿福薄語
特來請卿消受耳女方思陶轉側不成寐開戶延
入遂偕私好未幾女適隣村某氏子他日卒過隣
村遇女夫於塗問所往以探親告卒計往返約百
里晚不能歸夜分踰垣持刀撬女門入女驚覺告
以故欣然不之拒兩情方濃忽聞叩門聲聽其音
則夫歸矣女惶懼無措卒曰無恐第啓之女啓戶
夫甫入卒舉刀斫之攜頭擲隣家後園而遁家人

執女赴官。嚴加拷訊。乃吐實。逮陶生。至茫然莫知。所對官。屢施榜掠。遂誣服。第無首。難以定案。朝夕刑訊。陶不勝苦毒。告獄卒曰。等死耳。不如速死之。為愈有能代我覓首者。予百金。卒難之。而利其賄。謀諸婦。婦曰。吾弟新死。廛郭外。往取之。百金非囊中物。耶。卒乃乘夜啓棺。截其首。別埋他所以告陶。訊時如卒指。果得首。案遂定。訊卒聞之。喜酣飲。肆中歸。謂妻曰。子知有異聞乎。我殺人而罪坐陶生。公道安在。適有偷兒過其室。聞卒言。徑赴縣。搥鼓稱冤。備陳其故。捕卒鞫訊。遂服所犯。訊其首云。棄

諸隣家。拘隣至。供晨起見首。懼為累。潛埋郊外。押隣啓視。不謬。問陶首所自來。以獄卒對。逮卒至。乃知其妻弟首也。盡收付獄。釋陶生。而重賞偷兒焉。此亦頗相類。可以參觀矣。

政術伐謀

天雄軍豪家。芻艾巨野。時誘姦人。穴官堤為弊。咸平中。趙昌言為守。廉知其事。未問。一日堤潰。吏告急。昌言命亟取豪家所積。給用塞堤。自是不敢盜穴為姦。安豐芍陂。孫叔敖所創。為南北渠。溉田萬頃。民因旱歲多侵耕。其間雨水溢。則盜決之。遂失灌溉之利。李

若谷知壽春下令陂決不得起兵夫獨調瀕陂之民使之完築自是無盜決者此二事正如用兵所謂伐謀攻其所必救者其權智可喜也世之言政術豈虛也哉

賣帛安市

文彥博知永興軍起居舍人母湜鄆人也至和中湜上言乞廢陝西鐵錢朝廷雖不從其鄉人多知之爭以鐵錢買物賣者不肯受長安為之亂民多閉肆僚屬請禁之彥博曰如此是愈使惑擾也乃召絲絹行人出其家縑帛數百匹使賣之曰納其直盡以鐵錢

名臣言行錄後集三

勿以銅錢也於是眾知鐵錢不廢市肆復安

文海披沙 五

秦檜當國時都下貨壅乏見錢市廛大闕府尹不知所為請於檜檜曰易耳即宜召文思院官未至促者絡繹既至語之曰適得旨欲新鑄樣錢盡廢舊錢不用限翌午進樣來文思官唯唯而出一時喧傳富家競出宿鏹市價大平及進樣後絕無施行唐令狐楚除守克州境內方旱米價甚高召屬吏至首問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問訖屈指獨語曰舊價若干四倉各出米若干以若干定價糶則可以賑救矣左右竊聽之流語達郡中富人競發所

智囊十五 節略

蓄物價頓平人心欣然以後得稔二事皆一時權謀雖未必足法因事類錄之

舟人聽役

清江孔端中紹興間為淳安令邑近行都凡邑之舟皆自託于貴要其肯應公家之漕者僅得一舟耳端中集而喻之曰凡為貴家之舟者勿役第貴家慮有不時之用當謹伺之輒以他運則有罪名其一舟之肯應公家者假以資費俾多造舟令于眾曰商賈往來惟許用某人之舟令一下舟人爭願聽役自是貴要護舟之撓自戢

獨醒雜志

僧地沒官

正統十二年彌陀寺僧奏本寺原種宛平縣土城外地十八頃有奇近蒙戶部委官踏勘令臣輸稅然臣空寂之徒乞賜蠲免上曰僧既不能輸稅其地令沒官

日知錄

舊唐書彭偃傳德宗大曆末有惡佛教之弊請沙汰僧徒者下尚書集議偃獻議曰夫天生烝民必將有職遊行浮食王制所禁故有才者受爵祿不肖者出租稅此古之常道也今天下僧道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廣作危言險語誘惑愚夫愚婦一僧

衣食歲計約三萬有餘。五丁所出不能致此舉。一僧以計天下其費不貲。陛下日旰憂勤。將去人害。此而不救。奚其為政。臣伏請僧道未滿五十者可令歲輸絹四疋。其雜色役與百姓同之。請還俗為平人者聽。但今就役輸課。為僧何傷。其年過五十者。請皆免之。蓋人年五十以上。嗜慾已衰。況有戒律以檢其性情哉。此去其太甚之術。似宜援引而奉行于今日者也。

鬪毆加責

鞠真卿守潤州。民有鬪毆者。本罪之外。別令先毆者

出錢以與。後應者。小人靳財。兼以不憤。輸錢於敵。人其後終日紛爭相視。無敢先下手者。

馮夢龍曰。金壇王石屏都任建寧。令謁府。府謂曰。縣多騾夫。難治好。為之。王唯之。然不知騾夫何物。訊之。即吳下打行天罡之類。大家必畜數人。訟無曲直。挺鬪為勝。若小民直氣陵之矣。王出示嚴禁。凡訟有相關。必恕被打者。而加責打人者。於是民間以打人為戒。騾夫無所用之。暮月此風遂息。此亦鞠公之智也。

兵卒殺婦

西昌楊退菴卓洪武初為廣東行省負外郎有周參政者頗苛刻兵卒二十人入山伐木二卒邂逅婦人獨行曳入道傍林中欲亂之婦人怒罵不從即共殺之婦家踪跡得屍盡疑二十人者所殺訴行省悉捕至周肆拷掠皆引服屬退菴署案退菴謂殺一婦安用二十卒遂請周覆勘引列之庭下視其色聽其詞指二卒曰殺人者汝也即吐實伏罪徵其所殺刀斧驗之皆合十八人者得無罪周問負外何料事之審退菴曰二十人存心宜善惡異也如皆在即不能亂況殺之手周稱服

舟人殺商

祝枝山云聞之前輩說國初某縣令之能縣有民將出商既裝載民在舟待一僕因太早假寐舟人忽念商輜貨如此而孑然一身僕又不至時猶未曉地又僻寂圖之易耳遂急排之水中攜其貨歸乃更詣商家擊門問官人何以不下船商妻驚曰彼出門久矣豈尚未登舟耶使人視之無有也問諸僕僕言適至船則主人不見不知所之也乃姑以報地里地里聞之縣逮舟人及鄰比訊之反覆卒無狀或疑妻有他故害其夫凡歷幾政莫決至此令遂屏人獨問商妻

舟人初來問時情狀語言何如也商妻曰夫去良久
 船家來扣門門未開遽呼曰娘子如何官人久不下
 船來言止此耳令屏婦復召舟人問之舟人語同今
 笑曰是矣殺入者汝汝已自服不須他證矣舟人譁
 曰何服耶令曰明知夫不在家所以扣門便稱娘子
 豈有見人不來而即知其不在乃不呼之者乎舟人
 駭服遂正其法此亦神明之政也馮夢龍智囊亦載
 此事湖州民趙三
 欲往南都貿易舟子張潮沈之水而奪其貨縣尹不
 能決有揚評事者閱其訟牘察舟子所為一鞫乃服

聽訟彙案卷之二

